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洪範正論卷三

德清胡渭撰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正義曰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貨者金玉布帛

之總名林氏曰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奸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

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閲之法是也陳氏師凱曰八政皆為民而設王氏樵曰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成周則謂之六典而在禹則謂之六府三事者也

農者厚也聖人養民之心有加而無已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農用八政之道也

蘇氏曰周禮建六官主八政食貨則天官祀賔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朱子曰此八政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已該備於此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然虞夏之制與周禮不同先儒謂六官自古有之堯設天地四時之官羲和掌天地仲叔分主四時堯典乃命羲和注云天官稷也稷田正地官司徒也分命仲叔注云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

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也見周禮疏至夏則始名六卿甘誓乃召六卿是也鄭康成注尚書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鄭又云秩宗舜時官也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後復為共工與虞堯初天官為稷至試舜謂之百揆舜又命禹為之此段亦見周禮疏殷六卿則曲禮疏云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周之六卿見周禮曰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虞夏之制不可得詳必準之以周官

而後其政可得而言焉

司空堯官僉曰伯禹作司空是也劉向說苑云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文子淮南子並同）舜命九官分司空之職為二命垂共工益作朕虞不知何時又合為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為湯司空疑亦因於夏蓋此八政之名禹敘洛書後所定乃登王位遂以為一代之制故此稱司空司空與司徒司寇皆夏官名也今按司空之職不止於度

地居民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凡平水土治溝洫修道塗利器用營城郭宮室皆其職也是皆切於民政者一居宇不足以盡之故特舉其官

崔靈恩曰堯置天地四時之官舜改地官曰司徒秋官為士冬官為司空春官為秩宗見杜氏通典今按舜命契曰汝作司徒孟子亦云舜使契為司徒是司徒實虞官也司徒之職亦不止敷五教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所主事多一教字不足以盡之故亦特舉其官

舜命臯陶作士不知何時改為司寇疑亦是夏制鄭言夏之六卿秋官仍名士恐非司寇之職不止於刑獄如詰姦慝平暴亂皆其職也一刑字不足以盡之故亦特舉其官

六官而獨舉其三疏義甚確蓋官所主事多而皆

切於民政一字不足以盡之則舉其官司空司徒司寇是也官所主事多而切於民政者惟一二則指言其事天官之食貨秩宗之祀賓司馬之師是也諸儒說此條司空主民居司徒主教司寇主刑則經以一字盡之曰居曰教曰刑可矣何必變例稱官耶林解亦未免此失當分別觀之

陳壽翁云八政在唐虞時食貨合為一而稷掌之粒烝民而遷有無是也此本周禮賈疏稷為天官

之說夫稷田正也而謂之天官殊未可曉然吾觀
禹曰予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曰
知録云化者貨也古化貨二字多通用然則化即
是貨棄為后稷既播穀又懋遷食貨二者皆其所
掌無疑也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以為出而周禮冢宰之屬又有大府内府外府職
幣典絲典枲等職葢自古食貨之事皆掌於天官
堯試舜名天官稷曰百揆舜亦以命禹百揆者度

百事也其職最為繁重而其切於民政者莫如食貨故特舉二事而不稱其官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是為政首禹貢荆揚貢金三品傳曰金銀銅也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等或黄或白或赤珠玉為器飾寳藏而不為貨然則八政之所謂貨者亦惟布帛與金錢龜貝耳

舜典修五禮傳云吉凶賔軍嘉之禮疏云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賔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然則虞夏時固有五禮矣祀於五禮屬吉祭先祖曰祠禴烝嘗祭外神曰置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五祀

戶竈中霤門行八蜡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皆報本反始人治之大者故食貨之後即繼以祀賓則兼五禮而言如儀禮十七篇所載冠昏喪祭鄉飲射士相見之類皆有賓主以成其禮是也正義云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說賓字甚當蔡傳云禮諸侯遠人此乃朝廷之禮非所以厚民也宗伯所掌自五禮而外尚有樂律天文寶器車服史巫卜筮之屬皆統於其職然惟祀賓為切於民政故特舉

二事而不稱其官

郯子言其祖少皥氏以鳥名官曰鴡鳩氏司馬也是上世已有司馬之官矣唐虞時天官曰稷地官司徒春官秩宗秋官士冬官司空或曰共工唯無夏官之名說苑云堯時契為司馬禮記疏引鄭康成云祝融為堯司馬皆不見於經傳未可據信舜命皐陶作士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蔡傳謂此以士官兼兵刑之事周禮分為夏秋兩官是虞亦

無司馬也伏生夏傳云司馬在前胤征傳云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杜氏通典云禹玄孫之子微為夏司馬則司馬乃夏后氏之官兵刑分職不自周始矣今凖周禮言之司馬掌九伐之灋及九州之險固五兵之械器牧圉之馬政王制又言司馬辨論官材而定其爵禄是司馬之職甚多而唯四時講武最切於民政故特舉一事曰師而不稱其官使夏不分兵刑為二官則師已具在古司寇中不得别為一政矣此理甚明

者寓兵於農處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以習坐作進退步伐擊刺之法而後可以禦寇盜備非常故八政以師終焉

箕子演疇多於子目之下更敷暢其義唯八政五紀五福六極但列其子目而不復更有所論說故宋人以為有錯簡移庶徵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繫歷數之下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繫

考終命之下移三德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繫六曰弱之下以是為得古經之正唯八政則更無可移遂以為元有闕文噫洪範至此幾割裂無完膚矣痛哉日知録云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葢以八政有闕

文即有補五十二字者出矣此宋人過疑經文之遺患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渭按歷史記作歷

林氏曰前所言者先王所以厚民之政然政事之施不可不本於天時堯典咨汝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也

一曰歲者蘇氏謂歲星所次是也歲星日行千七百

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者也二曰月者月行於天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者也三曰日者日之行於天日一度一歲而一周天者也四曰星辰者歲日月之所行也星者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十五度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一百十二度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八十度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是也辰者日月所會之次其次十有二正月會

於娵訾二月會於降婁是也星辰之行與天左旋一日而一周一月而移一辰一歲而復初者也五曰歷數者推數於歷以候日月星辰之行度而定時成歲也歲日月星辰四者其節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故必以歷數而齊其行度然後各當其道而無所差舛於其間則百官皆得其職萬事各得其序而厚民之政於是而畢矣

一曰歲唯林氏從蘇傳作歲星解為是黄度書說同 孔

疏云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以歲為一朞以月為三十日以日為十二時則即是推步之所成侵下歷數部位矣蓋歲月日星辰四者皆在天之象歲歲星月太陰日太陽乃七政之三皆右旋而有進退遲速之不同者也星辰則二十八宿

分為十二次皆經星之與天為體而為歲月日之所躔者也唯林氏得其解薛士龍云星五星也辰經星也蔡傳云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並謬

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漢律歷志釋此文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

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辰字也其字從臼臼音居玉反癸巳武王始發丙午巡師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此述劉歆三統歴也韋昭注國語

曰歲歲星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謂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謂周正月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

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也今按劉歆韋昭於千歲之下以歷術推伶州鳩之言無一不脗合真所謂可坐而致東坡以一曰歲為歲星亦從此得來其下文州鳩所稱五位即歲月日辰星也先辰後星與洪範小異者何蓋辰在斗柄之辰字已該二十八宿五紀之四者備矣而星在天黿專指五緯之辰星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故首言歲終言辰月令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謂日月與辰星俱會于玄枵也辰水星天黿水位以其為顓頊之所建姬氏之自出也特舉而言之別是一義故星次辰之後宋儒據此遂以五紀星辰之中兼有緯星則誤矣然則堯典之所謂日月星辰與洪範同乎否乎曰同日月星即七政也辰則二十八星分十二次為七政之所舍者也洪範於五緯獨言歲星以其餘無關於定時成歲也然歲實緯星舉一可

以槩其餘故曰同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嵗鄭注云嵗謂太嵗嵗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嵗星與日常應太嵗月建以見然則今歴太嵗非此也王氏詳說曰在天有嵗星在地有太嵗嵗星右行太嵗左行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

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在寅曰攝提格在卯
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己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
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
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
所謂太歲左行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
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
至於日月之行猶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
體右轉而歲星從之故日行北陸為冬西陸為春

南陸為夏東陸為秋然歳星在天一歳行一辰率百四十四歳而跳一辰若再跳則歴又改矣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歴改憲者以此

朱子語録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今人却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説也但歴家以右旋為説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又曰如何見得

三百六十五度甚麽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又曰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歴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疾此乃截法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按橫渠說本隋書歴志

董氏鼎曰朱子云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以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

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列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蔡傳說堯典咨汝羲暨和節曰天體至圓周圍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當作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

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當作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

成也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余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數歷尤數之大者帝曰咨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既非堯歷亦非宋歷蓋從孔穎達疏採來儘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歷之精密也余因以二歷之理與數補註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為一朞歷三

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為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朞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為一節三十

日零五時二刻為兩節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為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内虚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為朔虚故每歲常六箇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虚於三百六十日之内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竒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即以閏月計之亦不須

三十二日有竒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又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

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為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為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

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於訂傳之本正義者哉

吳氏彭壽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朞閏歲三字爲此一節之大要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三歲之足日也數言明潔了當可作古注讀

五紀專爲八政而設說五紀而忘却八政即非經旨今試就八政之協於五紀者言之七月之首章

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畆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國語虢文公曰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日月底於天廟天廟營室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

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孟冬之月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此食政也七月之三章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漢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月令仲秋之月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此貨政也詩

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郊特牲歲十二月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又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此祀政也月令孟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

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考工記弓人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而秋合三材寒奠體氷析濟左傳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國語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九月雨畢十月水涸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此司空之政也周禮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三年則大比攷其

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司徒之政也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仲秋

之月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
不當反受其殃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周
禮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
于四方此司寇之政也中春之月媒氏令會男女
有賓焉士昏禮云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是也歲
十二月國索鬼神而祭祀州長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有賓焉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也此賓政
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此師政也聖
人取法天地因時以出政凡此類見於經傳者不
可勝數而秦火之後載籍淪亡其無所考者尚多
也聊舉一隅用資三反
觀堯命羲和之辭知古之所以推步日月星辰者
為治歷故也其所以汲汲於治歷者以敬授人時
允釐百工故也洪範八政之下次以五紀先之以
歲月日星辰而終之以歷數正與堯典意同夏小

正豳風七月及呂氏月令因物候以紀人功察中星而視斗柄雖去古稍遠要不失此意惟周官有馮相保章二職以占候為事頗涉乎妖祥降及春秋梓慎裨竈之流以十二分野日月五星躔離之度占歴國之吉凶蓋其說滋多於是矣洎乎戰國臯唐甘石之書流播於人間大抵皆禨祥禍福之說漢承其弊分天文厯法為二科京房翊奉諸人以占候之術自鳴於時妖祥之驗寖多而授時之

令廢矣宣城梅文鼎定九精於推步深得堯典之
旨嘗著天文論以闢分野星占之謬歲己巳與余
相見於京師晨夕過從論此義甚悉然可為知者
道難與俗人言也
疇之切於皇極者莫如五事而經顧次皇極於八
政五紀之後者何也修己治人無二理也中庸曰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苟

不能成物則其所以成已者亦有所未至故五事既修必因時以立政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皇極可建也

洪範正論卷三

洪範正論卷四

德清胡渭撰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正義曰汝者箕子汝王也蘇氏曰至而無餘之謂極

林氏曰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者非是於數者之外別有皇極呂氏曰錫者上下之通稱如

師錫帝曰禹錫玄圭皆下錫上之謂蔡氏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父子則極其親夫婦則極其別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父子夫婦兄弟者皆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集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

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庶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朱子皇極辨曰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葢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方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

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内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

南面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

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又曰是書也原於天之所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

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髪之差亦非如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其獘將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王氏讀書管見曰皇建其有極是以身立教以其至極而無以復加則謂之極以其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至當而不可易則又謂之至善其名殊其實一而已

胡士行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福非極外物也聖人先會此極則福斂於聖人矣故曰斂時五福又云極本民所有也民不能有賴君之教而有遂以此極為君之極

極率性之道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聖非豐愚非
嗇也特凡民有之而不能有其有必有聖人焉立
之此修道之教也
漢五行志曰皇君也極中也朱子訓皇本此而中
不從其訓然極之義不可以爲中而四方之中實
謂之極極訓中亦未爲謬但認中爲含糊苟且不
分善惡之意則差之千里耳誠不可以無辨
先儒皆以錫福爲教人朱子語録云斂福錫民豈

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為福也此亦是教人意教字不為誤但說得顗頇不甚分明愚竊謂此章自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即夫子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意教只就舉錯上說非尋常一切訓告啓發之謂也福雖有五而錫福之福經意主富而言周官太宰云祿以馭其富二孔以錫之福為與之爵祿是也金吉甫曰五福皆係於天而人之所可勉者唯好德而

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唯富而

已此論最妙

皇極之所以建者具在前四疇故此章只以一句

了却建極而下文則暢言錫福以中庸言之建極

乃修身道立之事而錫福則取人以身之事也身

不修無以為取人之準身既修而取人之不慎使

小人得與於其間則已建之極終不可保富鄭公

弼常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

為天子之職此建極之君所以唯錫福為兢兢而不使小人得徼幸無望之福以亂我已治之天下也嗚呼建極不易保極尤難天位蓋其艱哉

敷錫是上錫下錫保是下錫上故蔡傳云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蓋爵禄惟君子不及小人則天下皆知所勸懲而以皇之極為極是建極之君得保斯極而終有之者乃民之所與也故曰錫汝保極

此句當重看錫福正為保極計保極所以終建極

之事故箕子反覆言之非於建極之外别添此一段議論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比毗志反

蔡氏曰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夏元肅云民必言淫朋人必言比德者蓋謂之淫朋則若羣不逞之徒謂之比德則若漢之南北部

唐之牛李然

大禹言丹朱之惡曰朋淫于家此所謂淫朋乃庶民之有才無德而終罹于咎者非謂閭巷之小人三三五五鬬雞走狗六博蹋鞠以酒食相徵逐者也凡士之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乃淫朋也不但此也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者皆淫朋也處士横議如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

旦而服千人者亦淫朋也天下而無事也天下而有事此輩即以其所長為寇盜之嚆矢矣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此日之賊民即平日之淫朋也人主可不戒哉

德有凶有吉故比亦繫之德比德者凶德也東萊集說云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為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為善而非皇極矣將德字看在好一邊恐非經旨且相比為善即非皇極此

言似指東漢黨錮及宋洛蜀朔諸人然諸人雖不能大公無我而皆有忠君愛國之心要之皆君子也苟以此等為比德則當時小人之指以為朋黨而錮且殺之者不為誣罔矣吾恐後世之姦邪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反得藉此言為口實故不取而仍加辨焉比德只是在位之同惡相濟者不用深求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渭按罹史記作離

正義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謂未為大善亦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者取其所長棄瑕録用也王氏安石曰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謂蔡氏曰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所謂中人也進

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
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
重以成就之也福者爵禄之謂苟以為非是則於下
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朱子曰有猷有為如可以託孤寄命有守如臨大
節而不可奪若漢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
王氏日記云有猷如子貢有為如子路有守如原
憲愚謂此庶民三者兼備殆非尋常人物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是有猷有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是有守即如伊尹伐夏救民是有猷有為其在畎畆之中一介不取三聘始就是有守及其相太甲也顛覆典刑則放之處仁遷義則歸之志安社稷始終無他心亦足以見其守故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一德即有守也其根本在樂堯舜之道霍光何足以語此

陳氏龍正學言曰有守是德有為是才才之中又分猷為二種葢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猷為而其才始備渭按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不協于極葢有猷有為而不克有守者曰予攸好德而惟皇之極則進於有守矣埤傳云庶民淫朋非無才者所能也三代以下布衣任俠之雄作氣勢結私交植黨行權以立强於時者荀悅之所謂三游而自皇極之主視

之皆有猷有為者也棄之於下則為淫朋敗德之徒收之於上則為奉職首公之士聖王在位鼓舞之以功名程課之以實效使猷為者進於有守由是人無廢才國無死黨風俗正而大化成矣愚謂此等有才者初亦未為淫朋故曰不罹于咎惟棄之於下則彼將憤其才之不見用而相激為淫朋作好作惡以罹于咎猶方㲉之正人上不能使之好德則必陷於罪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亦惟皇

極之主誘掖奬勸使猷為者進於有守耳不然不協於極豈能終不罹于咎哉

上古之才德出於一中古之才德分為二惟其出於一也故臯陶陳九德不復言才而八元八愷謂之才子亦不復言德蓋以才者德之用德者才之體也中古之人或有德而無才或有才而無德於是分為二世遂以德為無用之物才為濟惡之具而不知其非也文言以仁禮義智為四德德豈無

用之物孟子云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才非濟惡之具也其所以無才者氣為之拘也其所以無德者欲為之累也然德與才雖無善惡之分而有本末之辨本可以兼末末不可以兼本故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此即皇極貴德之旨也

此節只分兩等有猷有為有守乃攸好德而協于極者聖賢之徒也不罹于咎曰予攸好德此中人

之可勸勉者陳師凱蔡傳旁通分作三等謂念之者是中人以上受之者是中人自謂好德者是中人以下此說支離不可從

念之二字内含錫福意當說得鄭重夏書曰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正此念之之謂然亦非徒記憶而已也孔傳云汝則念敘録之敘録二字補得好吾猶嫌其輕葢古之用人者非有資格之可限積歲月以取貴也苟其人而

為聖賢則匹夫之賤可舉而加之上位如舜發於畎畝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太公望舉於釣叟即此所謂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者也以次敘録乃下文受之一輩人葢念之者當徵庸為卿士而受之者但可備師尹之闕與其僚屬耳

難者曰上既知野有遺賢曷不即徵庸而姑念之乎余曰舊德老成在位未可輕易而一官一職又

非所以處賢者故有待於他日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者異矣

陳大猷云皇則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互文或言汝或言皇猶或言于汝極而又言惟皇作極同王天與云而康而色辨傳皆以民言於兩而字未協而汝也盡依孔注皆指武王言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掖之則人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二說並當中人

可與為善故委曲加之教誨下此一等非惡即弱不可與為善而且罹于咎矣教誨亦不屑豈復有進用之望聖人之所錫福只於中等截住最為謹嚴而說者以含弘寬大為皇極之所尚豈不謬哉

善機萌動形而為言曰予攸好德正泰誓所謂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聖人樂得而進用之林氏乃云未必有好德之實朱子辨傳亦云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

以善審爾則言不由衷與巧言令色之徒相去無幾聖人豈復與之哉時是也是人即指曰予攸好德者或轉屬他人非是葢自謂好德雖好之而猶未能實得之也惟皇之極則協于極矣

蔡傳云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言是說亦未盡善葢惟斂時五福是全體敷錫便指富之一端但隱而未露耳五福自富而外非人君所能錫前已詳言之矣

以攸好德致富則二福臻矣富則居移氣養移體

其康寧可知由是以介壽由是以令終即謂斂錫

之福兼五福亦無不可也或曰富者豈必無疾憂

凶短折乎曰此必非好德所致也苟以德受爵祿

則既富方穀實有可兼致餘福之理雖不必盡然

而其理則固有之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釋文無虐馬本作亡侮煢歧扃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行如字徐下孟反渭按虐煢獨史記作侮鰥寡

林氏曰人之有能有為汝則當有以奬勸之使進其行於朝廷之上則邦家賴之其將至於昌盛矣苟其好德則不以其勢之煢獨而虐之苟其無好德則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蔡氏曰此言有位者也蓋進也正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黃氏曰正人長官也陳氏曰煢獨謂孤寒寡援者高

明謂勢位尊顯者渭按正人即有能有為者蓋其行則既富方穀矣人主不能迎其善機而導之使好德則彼必將陷於罪而為無好德之人如是而猶錫之福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福之適所以禍之也故曰其作汝用咎夫既不好德何以錫之福大抵以高明而畏之耳舜舉十六族不虐煢獨也去四凶不畏高明也反是則比德盈朝而皇極壞矣

煢獨高明並指在位者言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

見瞰其室即此高明二字之義單寒之子獨行踽踽無親知有氣力者為之與援便是煢獨非必窮民無告也陳解至確蔡氏畫首句為一節謂結上庶民起下在位之人只因錯解煢獨二字耳今細玩無虐至其昌數句的是一氣說下且明與昌為韻豈可畫斷時人斯其辜即無好德矣就一人身上說旁通欲分此節為三段非也

陳壽翁云正人有四說唯引康誥正人者為安今

按康誥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疏云正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小臣諸節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及為官行文書有符令之印者也正人作此解於既富之義亦合若孔傳以正為正直則是其人乃協于極者豈復陷於罪戾而為無好德之人耶且作康誥時去陳範不遠其語言文字自當一例正人為庶官之長無疑也

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而稷為田正左傳虞思為陶正滕侯為卜正周禮天官之屬有宫正酒正凡此類皆康誥與洪範所謂正人者正人即後文之師尹尹亦正也

有能如求之藝有為如由之果但言能為而不及其守是亦才有餘而德不足蓋官職繁多如必擇有守者而任之則官不勝其闕矣故不言守有才者必能了官事第恐不能無愧於爾室耳故必人

君使之好德於其家而後不至陷於罪也若有守則無煩慮此矣

民人二節意主於錫福然其中亦有教誨處皇則受之而康而色及此使有好于而家是也而家之而亦指武王

庶民疏遠其受而教之者必能好德而後錫之福苟無好德則不錫也若在位高明之家植黨孔固者即無好德人主亦或畏而錫之福矣故箕子於

上文不言而獨於此節言之

正人皆智效一官能效一職者由是而上則躋之於公卿輔弼之列矣小知易大受難茍無德而錫之福則必有覆餗之凶棟橈之懼故箕子深以為戒

聖人在上其公卿輔弼之臣必皆才全德備者也此但為正人言之故有能有為即羞其行而欲登之於輔弼則必俟其好德而後重錫之福否則不

敢濫也

無好德而錫之福漢宣帝之於霍氏是也霍氏一門貴盛黨與滿朝正所謂髙明之家宣帝實畏之故重封累爵以稔其惡使能用曲突徙薪之說霍氏豈至有赤族之禍耶其作汝用咎非獨臣之罪君亦與有過焉

上節言錫福庶民承前庶民無淫朋說此節言錫福在位之人承前人無比德說葢淫朋比德之有

無全係錫福之當否信乎保極之要道惟在舉直錯諸枉而已朱子皇極辨欠分別民人不如蔡傳之精細壽翁云三德疇人頗僻民僭忒其證甚明魏用九品中正之法以取人其獘至於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虐煢獨而畏高明莫此為甚故其時士多淫朋朝皆比德卒附師昭以移魏祚晉重王謝唐重崔盧一門之内朱輪華轂者動數十人其間雖有名德而亂臣賊子亦往往出其中此皆

人主畏高明而濫錫福之弊也有天下者可不三復箕疇以塞朋黨之源杜亂賊之漸哉

益稷篇帝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聖人于無好德者不輕為棄絶如此然曰庸曰威其道不離乎舉錯格則錫之福否則非但不錫福而且威之以刑豈若後世人主優柔姑息者之所為乎

其作汝用咎箕子所以戒武王者至矣黄文叔云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于民紂草竊姦宄胷權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為武王言之令按箕子所陳者皆萬世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非一時補偏救敝之術也黄氏議論雖好終落第二義

庶民攸好德即錫之福則在野者有所觀感而淫朋絶矣正人無好德終不錫之福則在位者知所

懲戒而比德消矣故下文遂引敷言以明錫汝保極之效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平婢緜反渭按陂史記作頗

王氏安石曰無偏言乎其所居無黨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

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蕩蕩言其大平平言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林氏曰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蔡氏曰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葢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

平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㑹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金氏曰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所以為教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所以為體反覆互文以賛詠形容之爾傅子駿云此章乃古詩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王文憲是之

唐書藝文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

聲不恊詔改為無偏無陂

顧氏炎武唐韻正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莪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為莪也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勤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為莪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

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黄澤謡黄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説

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
太玄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皆作俄音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梢勁風將
等於二儀始與枝雎知斯為韻
渭按義從我得聲故古音莪本與頗協唐韻義在
去聲五寘音宜寄切與頗不協故必改陂讀曰祕
始與義協陂亦在寘部音彼義切古音則義與平
聲歌戈為韻明皇顧未之考耳

道路者歸極之所由也無偏陂無作好惡就民人言言各去其私心惟王道是遵也後六句主王道言蕩平正直極言其道之易遵使之鼓舞勸相日趨於極而不倦也遵是初就道會歸有極則至於是而不遷矣或云前後只反覆咏嘆無淺深之别非也

偏黨作好惡是朋比之根柢今皆無之則民人悉協于極而天下之淫朋比德於是乎絶矣

舜臯賡歌及孟子所引夏諺皆句句用韻皇極之敷言亦然蓋虞夏之間詩體如此敷言非大禹所作即係夏臣文字箕子為父師而典之故述之以告武王傳子駿以為古書韻語良是

保極之道惟在進君子退小人而其事最難偶進一小人則衆君子將無以自立如姤一陰生於下不至於為剥為坤而不止臯陶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建極之君亦必以錫福小人為戒也

葢小人得志能蠱惑君心則五事之敬者必斁又變亂舊章則八政之舉者必隳而皇極之已建者亦終不能保而有之矣此無好德而錫之福箕子重以為戒而欲天下之民人共絶其朋比以入於無偏無黨之域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釋文近附近之近

王氏安石曰道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與庶民所同然也故我訓於帝則民訓於我矣林氏曰范内翰云守之足以為彛推之足以為訓著為典則而不易是彛也發號施令下告於庶民使無淫朋比德是訓也蔡氏元定曰敷衍也皇極之敷言即上文無偏無陂以下之言也反覆推衍故謂之敷言是天下之常經而古今之大訓皆天理之自然蓋天所錫禹者所謂于帝其訓也王氏充耘曰曰皇極之敷言

以下葢更端以總結一章之大旨上言人君立敎一本於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於君君代天立敎但知有天而已庶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

此節兩曰字夏元肅皆以為更端之辭蔡傳以前曰為起語辭後曰為民之辭今玩其文義前曰當從夏後曰當從蔡

蔡季通以無偏無陂以下為敷言集傳遂舍師說而從父說息關余氏疑其非然自歛時五福至其

作汝用咎皆箕子戒武王之辭曰汝曰而皆指武
王也非所以訓民人蔡説確不可易
皇極二字洛書本文也大禹第叙之曰建用皇極
而已皇極二字之義則未之明也自敷言作而反
覆紬繹其義始明是天不言而敷言代為之言也
故曰于帝其訓
光即光被四表之光建極之君其光華無遠弗届
但庶民不能化其偏黨以近之耳是訓是行即是

近天子之光不必云雖千萬里之遠如威顔咫尺也

蔡傳云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葢化行自貴者始言庶民則在位之人可知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在庶民為稱誦之辭在箕子則有責成之意葢必至是而後為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豈易易哉

攸好德則錫之福好民之所好也無好德則不錫

之福惡民之所惡也故曰天子作民父母王者往

也天下之所歸往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天下

皆歸往矣故曰以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髙明柔克釋文克馬云勝也燮息協反渭

按潛左傳史記並作漸

傳曰燮和也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稱

物平施以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胡安定云聖

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所以隨時制宜以歸安寧之域也故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權范內翰云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繼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葢所以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也陳氏曰平康正直如唐虞待於變之民周家待二南之俗是也彊弗友剛克如舜待四凶周

待三監是也爕友柔克如湯武漢高光唐太宗撫新附之民是也張氏曰遇平康則正直為中遇彊弗友則剛克為中遇爕友則柔克為中此所謂時中也蔡氏曰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王氏充耘曰剛克糾之以猛所謂惟辟作威是也柔克待之以寛所謂惟辟作福是也

滑按杜元凱注左傳云沈潛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

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此實洪範之

本義

三德雖平列意重在剛克柔克葢正直前章之所有惟剛克柔克之義未備故復有此疇觀下文詳言剛克柔克而繼之以作福作威則其意可見

正直者王道之本體剛柔適得其中惟宜用之於平康之世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舜典曰夔命汝典樂教

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大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皆平康正直之治也

林少穎云先儒之論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此説迂回而難通而謂臣當執剛君當執柔殊失經旨葢經之言三德皆謂人君之德也必以剛屬於臣柔屬於君此則周漢

之季世所以致危亡之禍也孔氏此說葢本於甯嬴之言耳左傳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
沈仕廉反漸
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葢言處父一於用剛而不知高明柔克之道是以知其不沒耳天為剛德以下則又推衍其義非所以釋洪範者也孔氏乃引以為證誤矣惟杜元凱之說則得之今按林

氏駁孔而依杜其說甚當以沈潛高明二句為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亦得經旨但下文又申言之曰剛克以御彊弗友燮友患其過而為亢也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之於中也柔克以御燮友然患其不及而為懦也於是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也夫曰從而沈潛之從而高明之則沈潛高明四字作工夫說不作本性說全乖杜意而於經之文義亦不協不可用也

東萊集說云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蔡傳云克治友順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陳壽翁云蔡傳習俗之偏以彊燮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三德一經而四權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三說相承皆以下二句為王者教人自治之道今按三德皆屬建極之君與民

人無涉若以下二句為教之自治則剛柔轉屬民人殊失經㫖克訓治尤非范內翰云不剛不柔曰中德語本商頌非無剛柔也剛柔不相勝而各得其中是為正直易屢稱剛中柔中苟非剛柔則何以見其為中邪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因引詩以不剛不柔為和之至和即中也七分剛三分柔是為剛勝七分柔三分剛是為柔勝今但云以剛治以柔治則剛克柔克初無異

於正直亦何以見其為道之權邪王氏書疑云沈潛者柔善也髙明者剛善也彊弗友剛惡者也燮友柔惡者也以燮友為柔惡而柔克以治之僻且悖矣

林氏引范内翰說有云三徳須用之當其宜平康之世治之以中徳於彊弗順之世則治之以剛徳於和順之世則治之以柔徳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譖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

典周禮大司寇文亦隨時而用之也此亦大概比方說世字不可太泥邵氏簡端錄謂當兼地與人說良是葢世統天下而言之地以一方言人以一身言太平之世為平國宜用正直矣然亦有彊弗友者非治之以剛克不可舜投四凶以禦魑魅臯陶施象刑以懲蠻夷寇賊是也亦有燮友者非治之以柔克不可舜咨十有二牧曰柔遠能邇庶頑讒說格則承之庸之是也亂之方興為亂國如文王當殷

之末世伐密伐崇剛克也然六州歸附之衆則惠鮮懐保之是亦用柔克矣亂之初平為新國如武王克商有大賚而善人是富柔克也及命康叔治紂之餘民則曰罰蔽𢑴用其義刑義殺是亦用剛克矣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妙用存乎一心不可泥世輕世重之說謂平國無剛克柔克而新國無剛克亂國無柔克也故必兼地與人言之而其義始備

平康之世用正直如無疾之人養之以膏粱自可延年而益壽彊燮二種則如有疾之人非以藥石治之不可一是實證宜用瀉大黃芒硝之類剛克也一是虛證宜用補參苓耆朮之類柔克也若仍用膏粱則必增劇矣故平康之世亦有時用剛克柔克譬如生平無疾之人一旦忽遇沉痾安得不以藥石治之哉

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其說可謂盡矣而必繼之

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何葢洪範垂訓為萬世人君法用之者不必皆聖人也如漢文帝宋仁宗是沈潛一邊人漢明帝唐太宗是高明一邊人沈潛者性偏於柔遇彊弗友者自以為盡法矣而猶未免失之柔高明者性偏於剛遇燮友者自以為能容矣而猶未免失之剛故臨事必察其性之所偏而矯之以歸於中德即後人佩韋佩弦之意或謂此二句乃王者自治之道亦非自治在建極前

一層此又用三德只就治人說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夫子教由求以自治之方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乃王者自用剛克柔克以矯其德性之偏使治人之道剛柔適得其中也舊說謂天下之人有沉潛者王者教之自治以剛克有高明者王者教之自治以柔克非是剛克中有許多等級柔克中亦有許多等級蔡傳引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以說此經最有妙理如

舜去四凶若加以大辟便太重止於罷黜又太輕惟投諸四裔乃剛克而得其中柔克做此沈潛者含容巽順常患其失之寛故須以剛勝高明者發揚蹈厲常患其失之猛故須以柔勝上二句是因人而施下二句是量已而用

東萊云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燮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其意亦以剛克為威柔克為福耕野說本此以剛柔為

威福上下文方得融洽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文辟徐補亦反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

正義曰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畧震主者也人謂在位小臣華氏曰周官八柄馭羣臣爵禄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林氏曰箕子論聖

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之矣然聖人所以用其權者必在乎賞刑名器之間故繼之以惟辟作福言所以爵賞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褒崇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福之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也惟辟作威言所以刑戮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裁制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威之柄下移矣若宋之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人主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以假於臣下也曰玉食則

凡乘輿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矣假於臣下則上下陵僭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此三者苟繫於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為皇極之用哉善夫介甫之說曰皇極者君與臣民之所共由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此實至當之論葢大中之道人之所同有為君者苟不能以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與斯民共之則人將淫朋比德而自棄於小人之域此國家之所以亂也威福名器人主之利勢苟不能執之於一己使臣下得而僭焉則人民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矣此亦國家所由以亂也二者雖殊同歸於亂惟聖人能以皇極經綸之大經而與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於己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必將相率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

治所以巍巍煌煌歷萬世而不可企及也陳氏師凱曰大夫之家諸侯之國而謂之而家而國葢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侯大夫其實無非天子之家國也渭按辟謂天子或兼諸侯非也臣謂王朝之卿士五等之諸侯也人謂師尹及諸侯之大夫民謂邦畿列國之庶民也

說此章者上下節俱有權字上節是經權之權下節是權柄之權不可混而為一

王介甫云作福柔克之事作威剛克之事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曰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

刑賞是勸懲之常法得剛柔之中所謂正直也威乃刑之峻者剛勝於柔福乃賞之懋者柔勝於剛故先儒不以剛柔為威福而以剛克柔克為威福

日記云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玉食言之者權必

以禮章其别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權以定其志故人相安於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分之慕哉故為人上者必端本必建極以不二之權行無三之德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

釋詁辟君也天子諸侯之通稱詩曰相維辟公諸

侯也載見辟王天子也故王肅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諸家皆用其說以陽虎執桓子證害于而家季氏逐昭公證凶于而國愚竊謂洪範一書箕子皆為武王言之曰汝曰而皆指武王辟不當兼諸侯而言且作福作威惟天子有之使諸侯亦得作威福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何以為有道之世乎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命之教

然後為學葢諸侯雖有政以治其國而實奉行天子之法度禮樂征伐皆天子之威福諸侯不得擅作也至於玉食則惟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故四海九州之美味皆得享之諸侯非但分不當然恐力亦未必能致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諸侯得作威福則大一統之治安在王肅此說最為悖謬當深黜之唯陳氏旁通得經意

與人言曰汝曰而猶自稱曰我或曰吾也而康而

色之而既指武王則而家而國之而亦當指武王家雖屬大夫而天子實建之是亦天子之家也國雖屬諸侯而天子實開之是亦天子之國也故箕子對武王曰而家而國害于而家謂害自大夫起也子頽之樂禍叔帶之召戎莽卓之簒漢八王之亂晉是也凶于而國謂凶自諸侯生也洛表之距繻葛之戰吳楚七國之反河北藩鎮之横是也凶害皆王室受之故箕子以戒武王諸家乃以為戒

臣之辭非也玉食雖輕於威福然魁柄既移則天下之物力亦必歸焉若漢之董賢選物上第皆歸私室非細故也故連類及之

司馬文正光云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蘇文忠軾云欲威福不移乎下莫若舍巳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

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不然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有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讒邪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也姦人竊其威福而鬻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渭按司馬公以聰明剛斷為收威福之道固也然或自用其聰明自恃其剛斷而以一已之好惡為賞罰則威福非天下之公必有從而竊

之者矣威福之柄移於大臣而與邇臣圖之則威福即移於邇臣移於邇臣而與小臣圖之則威福即移於小臣王室陵夷朝廷多難而惟諸侯是依則威福之柄遂移於諸侯不至於大夫僭禮樂陪臣竊國命不止故人主之大權一落不復收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唯建極之君公聽並觀以天下之好惡為賞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則雖有姦雄亦無所容其盜弄而宗社

有無疆之休矣故吾以為東坡之論賢於涑水云皇建其有極修己之事畢矣以下皆治人之事而進君子退小人為最急苟無好德而錫之福則淫朋比德偏黨成風而皇極之體壞矣其次莫如總攬權勢不使下移苟臣而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家凶國僭竊相承而皇極之用隳矣故二疇獨丁寧反覆不厭其辭之繁也

洪範正論卷四